弊病在购房中消除

——蛇口工业区职工购房一瞥

张惠斌

这是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。在这块创造奇迹的土地上，家属住宅楼的分配也闪耀着迷人的色彩。如今，蛇口工业区的家属宿舍，60%已被职工买去，许多人正持着买房的念头在等待新居的落成。

蛇口鼓励职工购买住房。他们在保证职工实际收入有所增加的前提下，竭力推进住房商品化。这种商品化遵循由不完全到比较完全，再到完全商品化的过程。目前职工购房，如一次性付款，可享受七折优惠价（优惠价即楼层的建筑造价）。如不能一次性付款，则首期按七折优惠价付30%以上，余额由个人向银行贷款，再由个人分五年或六年逐月偿还，余额仍可享受七五折优惠价。一般来讲，一套两室一厅约70平方米的住房（建筑面积），职工出1·6万元左右即可购得。

为了防止购房中出现不正之风，工业区从实际出发，从职工的贡献出发，规定买房要评分，并规定了限制住房差价。评分的项目有：进工业区时间分、年龄分、现有住房分和职工类别分（即职工是否属于正调），照顾分只照顾有助理工程师和相当此职称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，以及台属、侨属（仅限于直系亲属）。这种评分不考虑职务和关系，职工均能接受。在限制住房面积差价方面，工业区规定，无论是谁，购55平方米以内按优惠价计算房价；购56～70平方米以内，按七折成本价（成本价等于造价加小区配套费，加土地开发费，加利息，再加管理费）；购70平方米以上，按成本价。另外，各层价格也不一样。以优惠价为100%计算：购一楼，价格为90%，购二楼和顶楼，价格为99%，购中间楼层，价格为104%。

上述评分和限制住房面积、楼层差价的办法，使住房问题由复杂变得简单了。你要购买多大的住房，只需考虑自身的条件和自己的腰包，而不需再去瞪着眼睛看谁利用职权和关系搞房子。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如今在蛇口工业区，一些处室、公司的头儿，反倒不如自己的部下住得好、住得宽敞，工业区总经理的住房，竟比一些合同工的住房还要差。

蛇口工业区鼓励职工购买住房，从经济效益上看，也十分有效，而且效果十分明显。由于楼房一建好（甚至还未建好）便被一购而空，所以资金回收特别快。资金回收快，则建房速度无疑也会加快。现在工业区已建有荔园、水湾头、招商北、玫瑰园等住宅区。据内行人士讲，一幢楼建成后全部售出，大约70%的资金就立刻被收回。如果租出去，即使每平方米按一元钱收租金，连偿还建楼贷款利息都不够。可见鼓励职工买房真是一个高招呢！另外，卖出住房后，工业区不再负责维修，这样不仅使工业区节省了大笔维修费用，而且促使职工百倍爱护自己的住房和室内设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职工买下住房后，都不惜耗费上千元装修、装饰自己的家庭；有的换上铝合金、茶色玻璃门窗，有的给地上铺瓷砖或木板或地毯……直到家中收拾得令人赏心悦目、安逸舒适为止。

蛇口职工购买住房后，使用权归己，没有时间限制。有限制的仅是土地使用权时间，即职工自购房的土地使用权时间为五十年。这就是说，还清购房款后，职工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不用再支付住房方面的钱了。

笔走龙蛇

科学家的级别

秦耕

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一个和我很熟的小学生：一边是科学家，一边是区长，让你选择，你愿做什么？天真无邪的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愿做区长。”

按照“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”的观点来衡量，孩子的想法也未必有什么错，区长总得有人去当嘛！不过，在孩子幼小的心目中，觉得做官比做科学家“有出息”的看法却叫人不安。

这能怪孩子觉悟不高，“心术不正”么？我们的学校对孩子进行的“五爱”教育中，就有爱“爱科学”。可是孩子为什么却羡慕做官呢？这恐怕得从社会影响中去找原因。这几年，一讲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不少地方和单位总是拿当官作标准。而实际上一旦哪位科技人员或其他知识分子进了“班子”做了官，马上就“鸟枪换炮”，“实惠”起来。房子、车子、位子、票子什么待遇全有了。而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、科技人才，尽管也能给你靠上个什么“级”，但待遇就差远了。这不是“官本位”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么。

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李宝恒同志曾经指出，追求科学真理与追求权势是不相容的。愈是在贫困愚昧的国度里，权势愈显赫，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激烈。于是，在那里没有多少人钻研科学技术，倒有不少人精于权术。如果权势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居于重要地位，如果物质的愿望只能依靠权力得到满足，那么国人的观念必然是：一打科学家抵不过一个“长”。

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，曾在美国二十年。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一成立，他就要求回国，因遭阻挠，未能实现。直到一九五五年，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谈，经周恩来同志过问，才使钱学森回国愿望得以实现。美国为什么不放钱学森回国呢？五十年代的美国次长丹·金波尔说：“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，也不让他离开美国。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，他知道得太多了。无论在哪里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。”

能“抵得上五个师”的科学家，够什么“级”？这位洋大人三十多年前所说的虽不怀好意却又十分中肯的话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？

本版编辑 杨乾坤
刊头设计 赵君豪

钞票的来历

韩映南

钞票起源于宋代，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最初在市场贸易中流行的纸币叫「交子」，又称「钱引」。它是北宋徽宗时发行的，也是人类使用最早的纸币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，纸币的名称也在不断地变化，南宋把使用的纸币称「会子」，金代叫「交钞」、「宝券」，元代又叫做「元宝交钞」、「通行宝钞」，明代则称之为「宝钞」。到了清代，开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纸币，名叫「户部官票」，以铜钱为单位的纸币叫「大清宝钞」。

嗣后，民间将「宝钞」与「官票」来了个合二而一，统称为「钞票」，一直沿袭相传至今。

三苏祠览胜

周小其

不久前，友人几几相邀，到了三苏祠一游，也真是，生在四川，不游此祠，倒真是一件憾事。

三苏祠，在紧依岷江河畔的四川省眉山县西南隅，是称傲于唐宋八大家之列的宋代文学大师苏洵及其子苏轼、苏辙的故居。祠始建于六百年前，后几经修葺，始有今天的引人格局。

一进苏祠，便可看见厅堂比邻，极富古悠情味。过堂穿屋，一空地上屹一历时三百年以上的黄荆树，与一眼古井相映。树老心空，仍绿枝横斜，叶轻如飘，弥撒光点，令人心荡神怡。木假山堂，花卉引人。但见团团簇簇，争红斗艳，竞相吐丽。这还不说，此处还有一方碧水，粼粼清波，水光潋滟，荇藻吐翠；踏上露水花台，可见一水如镜，弯弯小桥，池畔幽曲径，亭台染红挂绿，楼阁丛中掩影，至为观水揽物的绝佳去处。脚下苔石漉漉，顿生凉意，加上日点筛影，枝条疏拂，简直不枉此行！舒松一笑，心情妙极了。

海外雪泥

百坡亭、西坡亭则以亭廊取胜，廊亭相连，蜿蜒没入绿丛之中，把一种幽深表现得极为透彻；正殿、启贤堂、陈列室又是主要去处。这里呈四合状，又园中套园，幽径贯穿，其匾额，历代文人骚客的吟咏诗句、对联依门靠柱，再有苏氏千件遗墨，是最引人入胜而思古悠悠、抒发性情的地方。

其实不然，这里的英姿翠竹也是该祠的一大特色。曲径旁，墙根下，亭榭边，水池畔，到处是蓊蓊郁郁、含露欲滴的翠竹。有的成片成林，如团团翠云飘浮，使亭台楼榭更为幽深恬静；有的三五竿，也移世孤立，迎舞风枝，又显得丰姿绰约。弯如虹，柔如水，映柔波，写风流，充满蓬勃生机。

哦，懂了，东坡一生喜竹，曾云，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佳句，难怪这么多的翠竹。漫步竹林小径，我仿佛看见东坡正在挥笔吟那潇洒倜傥的诗句哩！

穿亭绕竹，流水牵引。物、竹、水三位一体，足现苏祠风貌。假如你到此一览胜，必然也会赞叹不已而放之情致的。

此处瞌睡最适宜

杜恒庆

利用某种机会，借此打个盹儿，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。但要说出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最适宜，恐怕许多聪明的读者也不能马上回答得清楚。

笔者近日偶翻报刊，居然找到了答案。有条从堪培拉发出的消息说，在澳大利亚参加大会听报告是「神游梦乡的最佳环境」。消息指出：「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各种大会、代表会议和讨论会上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听报告，而且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。百分之二十的人在考虑别的问题。百分之五十的人在打瞌睡或想入非非，余下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干脆睡大觉。」为什么这样的场合入睡「效率」如此高呢？答曰：「不紧不慢的报告语调，不冷不热的空调环境和宽大松软的坐椅。这些，都成了最好的「催眠药」。

由此，不禁联系到我们自己。我们许多的开会地方虽然不具备那样好的入睡条件，但在某些会议上，「神游梦乡」的人却也不少。何以如此？原来有些会是可开不可开的，那报告、发言或言之无物，或拾人牙慧，或叠床架屋，但总要滔滔不绝，清茶一杯，香烟缭绕，马拉松般地拖下去……其害实比鲁迅感叹的「无异于谋财害命」清谈更广泛。

如果浪费或窃取他人物质钱财，必能引起公愤，人人得而责之，受害人可以上告，法律可以制裁犯人。但浪费和窃取别人的无形钱财——时间，既不犯法，又不易被发现。受害者是大量的，却无可奈何。面对那长而空的报告，人们只好以瞌睡相报，借此挽回部分「损失」。

开会是我们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课目。那言之有物的报告，解人疑窦的发言，启人聪慧的讲演，凭借语言的魅力和艺术的规律，曾浇开多少璀璨的思想之花，育出多少累累精神硕果！怎样把会开得短而精，有声色，使「困神」望而却步，这将是各级领导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
师徒

宁广琪 摄

每周一谜

王定一

木兰不用尚书郎
（园艺名词二）

上期谜面：芳笺寄深情
谜底：含羞草

古今名联撷英

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，披襟岸帻，喜茫茫空阔无边。看东骧神骏，西翥灵仪，北走蜿蜒，南翔缟素。高人韵士，何妨选胜登临。趁蟹屿螺洲，梳裹就风鬟雾鬓。更苹天纬地，点缀些翠羽丹霞。莫辜负四周香稻，万顷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杨柳。

数千年往事，注到心头，把酒凌虚，叹滚滚英雄谁在？想汉习楼船，唐标铁柱，宋挥玉斧，元跨革囊。伟烈丰功，费尽移山心力。尽珠帘画栋，卷不及暮雨朝云。便断碣残碑，都付于苍烟落照。只赢得几杵疏钟，半江渔火，两行秋雁，一枕清霜。

——孙髯翁题昆明大观楼联